

## 專訪宜蘭丸山聖母療養院院長柏德琳修士

### 行義天涯 發現台灣史懷哲

訪問：日新編輯組

有人說他長得像國際巨星馬龍白蘭度，但是當他兩眼深深地望著你，唱起義大利情歌「我的太陽」(O,solemio)時，令人不禁嘆息：「何以歌壇竟有如此遺珠呢？」他選擇飄洋過海，到離家數千里的台灣蘭陽平原上落腳，做為他服侍天主、奉獻人群的終生志業，而且一待就是五十年。

他就是羅東聖母醫院丸山療養院院長柏德琳修士，他是台灣至今少見的男護士，他選擇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結核病患，做為他的「入世」之處。有許多病人稱他是「濟公」、「彌勒佛」；他永不支薪，因為愛心無價。就讓警政署政風室日新編輯小組帶你去認識這位如嚴父、似慈母的柏德琳修士。

#### 天主安排，遠渡重洋

少年不識愁滋味，青春飛揚充滿著浪漫氣息，是一個人一生當中最快樂的時光。而柏德琳修士的年少生涯，卻是那麼的與眾不同，不是多彩多姿的美夢人生，而是平凡中的不平凡。他和一般少年一樣懷有滿腔熱血，卻盡是熱衷於服務他人，幫助他人。一九三四年，柏修士出生義大利威尼斯附近農家，家裡有八、九個兄弟姊妹，他排行老五，生長於基督教義的家庭，他們兄弟弟恭彼此關懷，互相勉勵。柏修士十二歲那年大病一場，他的母親向天主禱告：「如果這孩子將來能做好事，您就把他留下；如果不能，就帶走他吧！」癒後不久，



柏修士便加入靈醫會，一個已有四百多年歷史，專以醫療為佈施，在世上各地行醫救世的天主教會，「他決定終生為病中的身、心、靈效力，實踐媽媽的教誨。」

柏修士在米蘭護理學校畢業後，並在米蘭醫院服務五年，使他年輕的生命刻劃著滄桑的年輪，看盡人間的冷暖及生離死別。一九五七年奉派來台，來台之前柏修士問母親：「我可以不去台灣服務？」母親一口答應，這年他才二十三歲。他足足搭了三個月的船，也吐了三個月才抵達。當他踏上這塊陌生的國度時，第一印象竟是比想像中的落後，他覺得今後的工作對他來說，將是生命中一項嶄新的挑戰。

到台灣後他就在宜蘭羅東聖母醫院服務，一安定下來，便開始想家，尤其台灣與歐洲生活水準差距大，住在木板屋裡，老鼠比貓還大，柏修士天天躲在棉被裡哭。但是一想到回家還得再坐三個月的船，他才打消念頭，乖乖去學國語。才還會了一點，他又傻眼了，原來大家講的都是台語，讓他仍然啞口無言。

不過，樂天的柏修士很快地習慣了，他被分到開刀房幫忙，追隨當時有「天下第一快刀」之稱的范龍鳳醫師。范醫師為降低手術風險，一進開刀房六親不認，開胃手術可以在四十分鐘內完成，這項紀錄至今無人能破。但是，也為了搶時效，護士跟不上進度的，都被罵的很慘，器械遞錯了，就被丟回來。只有機警的柏修士最了解范醫師的需要與品味，范醫師一伸手，他便分毫不差地交付給范醫師，因此，范醫師欣賞他的快手腳。

### 天生鑽石嘴，能解病者痛

在五〇年代，醫療水準低落，凡是得到肺結核病，就像被判死刑一樣，人見人怕，即使致親也不例外。民國五十六年，羅東聖母醫院有鑑於人人對結核病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因而成立丸山療養院，專收肺結核病人，由柏德琳出任院長。柏修士對待結核病患的原則是，給予全人的照顧與尊重；他要求護理人員接觸病人時，不帶口罩、不露嫌惡表情，以免傷了病人自尊。結核病患多窮困出身，在柏修士眼中，病人一律平等，不管他們是否繳得起醫療費。病患面色不佳時，他即買昂貴的維他命等補品，為他們進補；有人食慾不振，柏修士要求廚房立即更換菜色，讓他們打開胃口；若有人愁容滿面，他一定趨前執著病人的手，殷切的問：「阿公怎麼了？想吃點什麼？」阿公說，好久沒有嘗雞肉的味道了，柏修士立刻飛車去買。

柏修士天生一張「鑽石嘴」，見到阿公阿婆說台語，和老榮民聊天講國語，各族的原住民母語，他也都能來講兩句，任誰都把他當成最貼心的知己。當然柏修士本領不止這些，老院民悶的慌，他便開著吉普車帶他們上街轉兩圈，老阿媽心情鬱卒，柏修士親自為他們買了香和水果，一起到廟裡燒香；柏修士連民間信仰的擲筊都會，還會拚出解籤詩，回到院裡則不忘將水果與其他病患共享，還說：「水果拜過的，吃了保平安哦！」愛唱歌的柏修士也常用歌聲取悅病人，有些歐巴桑聽了，稱讚他：「你的歌仔戲唱得不壞！」

### 慈悲為懷，現代濟公

當然，柏修士也有生氣的時候，員工做事未符合他的要求，發起瘋來，一連串義大利話脫口而出，久之，護士們都知道「滾一邊去！」「不得了！」的義大利文怎麼說。和柏修士共事，雖然趣事一籬筐，但最令人感動的是，每遇結核病患大出血，怕被傳染，大家都閃到一邊，但第一個下來搶救的，永遠是柏修士。病人吐了他滿身鮮血，他眉頭也不皺一下，還拿出一張衛生紙，先幫病患拭淨。好幾次病患的痰或血塊卡在喉嚨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命在旦夕，他僅隔兩塊薄紗布，就施行人工呼吸；甚至當病患被痰或血塊噎住呼吸道，他用手去挖；直到病患舒服了、情況穩定了，他才放心離開。柏修士照顧病患完全是出自內心的愛，記得約是十幾年前的一個深夜，一名年約三十幾歲的重度肺結核病患靜坐在療養院的大門口，臉上毫無血色，被柏修士發現，將他一把抱起，衝向醫院，只聽到病人講了一句：「沒有醫院願意收留他！」病人就昏迷了，之後就沒有再醒來。柏修士感嘆，若早有醫院肯對這病患伸出援手，也不致使這名病患病逝。

柏修士深知傳染病患心靈的苦痛絕不亞於





肉體的折磨，他總是玩笑開個不停，情話說個不停，透過活潑、逗笑的方式，來取悅病人，讓病患在展顏的時刻，瞬間遺忘了長年病痛，所以有許多病患稱他為「濟公」、「彌勒佛」。如果是老年人，他總是湊在病人的耳邊，親暱地叫他們「阿母、阿爸」，頗有「老萊子娛親」的感覺。

## 愛心無價，永不支薪的院長

雖然院方已投入過人的關懷，卻無法幫助病患得到家人支持，這是柏修士回想當年結核病盛行的六、七年間，最讓他深感傷情的憾事。他娓娓說了段小故事：院內曾經有位病人，常因太太、孩子都不來看他而抑鬱，後來因為醫護人員的熱忱關心，才慢慢有了求生的希望。有回，他向柏修士提出回家看望家人的請求，柏修士特別大費周章地準備了氧氣筒，並利用休假日專程陪他從羅東回到台北的家。然而，就當醫務車緩緩接近他的家門時，竟發現大門突然關了起來，敲門也無人願意應答，一行人見狀只好無功而返。而就在回院的第三天，該病患無聲地過世了，因為被親人放棄的他，已全然喪失活下去的動力。

慷慨、高EQ的柏修士能言善道，人緣又好，認了好幾個「乾媽」。有一次，義籍乾媽特別來台灣探望他們看到他如此過活，十分不捨；返歐後，即寄來一大筆錢給他。柏修士卻用他蓋了丸山療養院病房、員工宿舍，並更新設備；他的無私，由此可見。而醫院每遇有經費困難，常有人打趣問柏修士，他總是調皮的說：「還有乾媽媽！」

二、三十年來丸山療養院靠著義大利故鄉的父老、朋友甚至他母親的資助，才有今天的規模。從原先的荒山野草到現在成為許多老人和他們的子女完全信賴的家。他將自己對生命的珍惜與熱愛奉獻給台灣，甚至連自己親愛的

母親過世，都未能來得及趕回義大利。十年才回家鄉一次的柏德琳，他已吃不慣義大利麵、也不喜歡比薩，還是拿筷子扒飯比較好吃。有人問他每個月的薪資多少？他說：「愛心無價」，五十年來他沒有支領薪水，或許因為未支薪，使他更能以愛心照顧病患，不會計較金錢的回饋。

## 入境隨俗，喪家感恩

近二十年來，由於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，醫療水準進步，結核病再也不是難以根治的疾病，所以患者大大減少了。丸山療養院為了未來的展望，而將院務擴增為老人疾病乏人照顧者、長期慢性病者等服務。柏德琳修士認為一個好的安養環境，包括戶外活動的空間、病房內的採光、通風與否，復健設施等硬體設備也絕對不馬虎，但是政府絕對不只是做獎勵、輔助的角色而已。柏修士期望政府對於台灣逐漸邁入老人國家要有所準備規劃，以彌補功利主義社會及小家庭喪失的家庭照顧功能。但是更重要的是觀念問題，價值觀要改變。台灣的社會為什麼有人可以為了吃大餐、買奢侈品要花掉一萬多塊？為了自己的爸爸媽媽不願意花三、四千塊換尿布？為什麼呢？就是這個問題讓柏修士想不通。

照顧老殘病人，難免面臨生死大事。二十六年前一名住金瓜石病人快往生了，柏修士和護理長陳秋鑾小姐半夜飛車送他回家，一路崎嶇、巔簸送病人到金瓜石。那裡知道病人住在半山腰，柏修士和陳小姐一個石階、一個石階地抬上去。病人的家屬，目睹此情此景，感動地跪謝，並依台灣習俗，送紅包給柏修士，他象徵性地收下紅包袋，退回現金後就離開了。有趣的是，經驗多了，柏修士對台灣風俗民情的體認，比誰都深刻，他送屍體返家，都會按習俗一路喊著：「上車了！」「過橋了！」



「到家了！」他還會提醒喪家，讓往生者穿上七層衣服。許多喪家在喪痛之餘，常被這位修士「入世」之深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。而許多護士原不敢碰觸病患臨終前的身體，但是看到柏修士淡然、莊嚴的態度後，也只好硬著頭皮，裝出勇敢的樣子，與他分勞。

## 這才是正港的愛台灣

這樣的修士，其實要讓同事、教友、病家，不愛他都難。來台已五十載了，家鄉的手足頻頻催他返鄉，但不時有受惠者來找柏修士

謝恩；他自己算了算，在台灣開過二萬一千多台刀，照顧過八千多位結核病人，為二千多位病患送過終。他的舊識可以從台灣頭排到台灣尾，有這麼多「在台親友」，他說，要告別台灣，萬般難啊！問他來台五十年的感想？他充滿柔情的說：「滿足、充實、有福氣。人生本該做些有意義的事。」

丸山的夜景，在雨後的天空，顯得格外清亮。猶如柏德琳修士的愛心，是那麼清澈、熱誠，永不沾染塵世。✿

(本文由葉建華、王子建、古運屹整理)

